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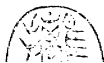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嘉祐集卷七至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五百四十七

集部

嘉祐集卷七

宋 蘇洵 撰

太玄論上

蘇子曰言無有善惡也苟有得乎吾心而言也則其辭不索而獲夫子之於易吾見其思焉而得之者也於春秋吾見其感焉而得之者也於論語吾見其觸焉而得之者也思焉而得故其言深感焉而得故其言切觸焉而得故其言易聖人之言得之天而不以人參焉故夫

後之學者可以天遇而不可以人得也方其為書也猶其為言也方其為言也猶其為心也書有以加乎其言言有以加乎其心聖人以為自欺後之不得乎其心而為言不得乎其言而為書吾於揚雄見之矣疑而問問而辯問辯之道也揚雄之法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問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耳太玄者雄之所以自附於夫子而無得於心者也使雄有得於心吾知太玄之不作何則瘍醫之不為疾醫

樂其有得於瘍也疾醫之不能為而喪其所以為瘍此
瘍醫之所懼也若夫妄人礪鍼磨砭乃欲為俞跗扁鵲
之事彼誠無得於心而侈於外也使雄有孟軻之書而
肯以為太玄耶惟其所得之不足樂故大為之名以僥
倖於聖人而已且夫易之所為作者雄不知也以為為
數耶以為為道耶惟其為道也故六十卦而無加六十
四卦而無損及其以為數而後有六日七分之說生焉
聖人之意曰六十四卦者易也六日七分者吾以為歷

也在歷以數勝在易以道勝然則易之所為作其亦可
知矣蓋自漢以來六經始有異論夫聖人之言無所不
通而其用意固有所在也惟其求而不可得於是乃始雜
取天下奇怪可喜之說而納諸其中而天下之工乎曲
學小數者亦欲自附於六經以求信於天下然而君子
不取也太玄者雄所以擬易也觀其始於一而終於八
十一是四乘之極而不可加也從三方之算而九之并
夜於晝為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其方而一以為三州

三分其州而一以為三部二分其部而一以為三家此猶六十之不可加而六十四之不可損也雄以為未也從而加之曰跖又曰羸曰吾以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者也曰跖也曰羸也是何為者或曰以象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在羸而不在跖跖者斗之二十六也或曰以象閏閏之積也起於難之七而於此加焉是強為之辭也且其言曰譬諸人增則贅而割則虧今也重不足於歷而輕以其書加焉是不為太玄也為太

初歷也聖人之所略揚雄之所詳聖人之所重揚雄之所忽是其為道不足取也道之不足取也吾乃今求其數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者固雄意也贊之七百三十有一是日之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也後之學者曰吾不知夫二十八宿之次與夫日行之度也而於太玄焉求之則吾懼夫積日之無以處也歷者天下之至微要之千載而可行者也四方而加一是四歲而加一日也率四歲而加之千載之後吾恐

大冬之為大夏也且夫四分其日而贊得二焉故贊者
可以為偶而不可以為奇其勢然也雄之所欲加者四
分之三而所加者四是其為數不足考也君子之為書
猶工人之作器也見其形以知其用有鼎而加柄焉是
無問其工之才不才與其金之良苦而其不可以為鼎
者固以明矣况乎加蹄與羸而不合乎二十八宿之度
是柄而不任操吾無取也已

太玄論中

四分日之一或曰一百分日之二十五在四以為一在百以為二十五唯其所在而加之豈有常數哉六日七分者以八十言者也苟有以適於用吾斯從而加之矣坎離震兌各守其方而六十卦之爻分散於三百六十日聖人不以五日四分日之一者害其為易而以七分者加焉此非有所法乎日月星辰之度天地五行之數也以為上之不可以八而下之不可以六故以七分者加之使夫易者亦不為無用於歷而已矣夫八十分與

夫七分者皆非其所以為易也上下而為卦九六而為
爻此其所以為易也聖人不於其所以為易者加之故
加焉而不害其為易若夫四位而為首九行而為贊此
正其所以為太玄者也而雄於此加焉故吾不知其為
太玄也始於中之一而訖於養之九闕焉而未見者四
分日之三而已矣以一百八分而為日以一分而加之
一晷之外盡八十一晷而四分日之三者可以見矣觀
周之一知晝夜之不在乎奇偶而在其所承觀中之九

知休咎之不在乎晝夜而在其所處故積其分至於養
之九而可以無患蓋易之本六日以為卦太玄之初四
日有半以為首而皆以四百八十七分求合乎二十八
宿之度加分而其數定去躋贏而其道勝吾無憾焉耳
太玄論下

太玄之策三十有六虛三而三十有三用焉曰其說出
於易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雄之所以
為虛三之說也夫大衍之數是數之宗而萬物之所取

用也今夫著亦用者之一而已矣或用其千萬或用其
一二唯其所用而著也用其四十有九焉五者生之終
也十者成之極也生之終成之極則天下又何以過之
故曰五十五十者五十有五云也非四十有九而蓋一
云也天下之數於是宗焉則玄無乃亦將取之且夫四
十有九者豈有他哉極其所當用之數而取之於大衍
者衍其所當用之策數而舉其大略焉耳吾將以老陽
之九而明之則夫七八六者可以從而見焉今夫一爻

而三變一變而挂一是三用也四四揲之歸奇於扚是
十用也既扚而數其餘是三十有六用也三與十與三
十六而四十九之數成焉增之則贏損之則虧四十有
九足以成爻而未始有虛一之道吾不知先儒何從而
得之也聖人之所為當然而然耳區區於天地五行之
數而牽合於其間者亦見其勞而無取矣聖人觀乎三
才之體而取諸其象故八卦皆以三畫及其欲推之於
六十四也則從而六之吾人不知先儒之何以配乎六

也聖人之意直曰非六無以變非六無以變是非四十
九無以揲也太玄之算極於三以三而計之掛其二再
扐其五而數其餘之二十七是亦三十三之數不可以
有加也今其說曰三六又曰二九又曰倍天之數又曰
地虛三以扐天三皆求易之過也夫卜筮者聖人所以
探吉凶之自然故為是不可逆知之數而寓諸其無心
之物故雖折草毀瓦而皆有以前禍福之兆聖人懼無
以自神其心而交於冥漠恍惚之間也故擇時日登龜

取著而廟藏焉聖人之視著龜也若或依之以自神其
心而非著龜之能靈也況乎區區牽合於天地五行之
數其說固已迂矣卜筮者為不可逆知者也旦筮用三
經皆奇夕筮用三緯日中夜中用二經一緯皆奇偶雜
則是吉凶之純駁不在其逢而在其時使夫旦筮者不
為大休則為大咎而日中夜中與夫夕筮者大休大咎
終不可得而遇也中之九曰顛靈氣形反當晝而凶蓋
有之矣占從其詞不從其數其誰曰不可吾欲去其踳

與其贏加其首之一分損其著之三策不從其數之可以逆知而從其詞之不可以前定庶乎其無罪也

太玄總例引

吾既作太玄論或者讀揚子之書未知其詳而以意詰吾說病辭之不給也為作此例凡雄之法與夫先儒之論其可取者皆在有未盡傳之已意曰姑觀是焉蓋雄者好奇而慕深故辭多夸大而可觀者鮮始之以十八策中之以三十六終之以七十二積之以二萬六千二

百四十四張而不已誰不能然蓋總例之外無觀焉

四位

玄首之數在乎方州部家

推玄算備矣

初揲而得之為家逆

而次之極於方凡所以謂之方州部家者義不在乎其數也取天下有別之名而加之耳夫天下之大所以略別之者謂之方方之中分之稍詳者謂之州舉一類而為之所者謂之部舉一人而為之別者謂之家蓋方者別之大而家者其小別者也故玄家一一而轉而有八

十一家部三三而轉而有七十七部州九九而轉而有九州方二十七而轉而有三方四者旋相為配而無所不遇故有八十一首

九贊

方州部家之於玄一首而加一算故四位皆及於三而其算止於八十一率一算而九贊系之贊者所以為首之日而算者所以為首之次也故二者並行而其用各異非如易之六畫有以應乎六爻之辭也玄之大體以

二贊而當一日贊之奇偶或以為晝或以為夜奇首之
晝在乎贊之奇偶首之晝在乎贊之偶率十有八贊而
後九日備一首而九贊其勢然也故於九贊之間三三
相附以當天之始中終地之下中上與人之思禍福三
者自相變而皆可以當其一首之贊故玄之所以有九
行者亦以其贊言也五行之次水始於一六土終五十
而玄數不及十說者以為土君象也水火木金四者是
當先後於土者也至於八十一首之間則亦以九九相

從以當天地人三者之變與夫九行之數故舉其首之
當水與天之始始地之下下人之思內者以為九天

謂中

美從更時廓
減沉成也

八十一首

一首而九贊二贊為一日率一首而四日有半奇首之
次九為偶首初一日之盡故自奇之一至於偶之一而
後得為五日觀范望之注而考之其星度則奇首之九
贊為五日而偶首止於四

范注周之初一日入牛六
度磧之初一日入女二度

立

梲曰九日平分范說非也蓋一首之數定而八十一首

之數從可知矣日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玄之八十一首而未增躋音羸也當其三百六十四度有

半於天度為不及故躋與羸者又加其一度焉玄論備矣夫

方州部家之算雖無與乎贊之日然及夫推而求其日

也皆舉算而以九乘焉故夫算者亦可以通之於日也

四位皆及於三而周天之日亦可以槩見於其中矣三

方之算五十有四九之半之為二百四十三日三州之

算十有八九之半之為八十一日三部之算六九之半之為二十七日三家之算三九之半之為十三日有半而踦贏不與焉故列方州部家之極數而以所得之日系之其下而為圖

玄以太初歷作故節候星度皆據焉

三方

中牛	三	五	七	九	二	四
二冬至	四	六	八	周一	三	五
六	八	二	四	五	七	九
七	九	一	三	六	八	開
二	四	六	八	少	三	五
三	五	七	九	二	四	六
	小寒					虛

七八九
庚一
三二
五四
七六
八九
上

三五四
六五
七危
大寒
九
三一
五四
七六

八九
符一
四三
六五
八七
九
三一
二

五四
七六
八九
差一
立春
四三
六五
室
八七

九童
三二
五四
七六
八九
增一
四三

五六
七八
九
銳一
三二
五四
雨水
七六
八九

二達
壁
四三
六五
七八
交一
三二
五四

七六
八九
二與
奎
四三
六五
七八
九後
驚蟄

三二

五四

七六

九八

二從

四三

六五

八七

進九

三二

五四

七六

婁

九八

二釋

四三

春分

六五

八七

格九

三二

五四

七六

九八

夷一

四三

胃

六五

八七

藥九

三二

五四

七六

清明

九八

二爭

四三

六五

八七

九務

三二

五四

昂

七六

九八

二事

四三

六五

八七

更九

穀雨

三二

五四

七六

九八

畢

二斷

四三

六五

八七

九穀

三二

五四

六七

九八

二裝

四三

立夏

六五

八七

九衆

二一

五四
觜

七六

九八

參

二密

四三

六五

七八

九親

三二

五四

七六

九井

小滿

二斂

三四

六五

八七

九彊

三二

五四

七六

八九

二晬

四三

六五

八七

九盛

二芒

種

四一

七六

九八

二居

四三

六五

八七

九法

三二

五四

七六

九八

二應

四三

五六

八七

九迎

三二

鬼

五四

七六

九八

夏至

遇一柳

四三

六五

八七

九
竈一

三二

五四

七六
九八
小暑

二大

四三

六五

八七

九
廊一

三二
五四
星

七六

九八

二丈

四三

六五

八七
九
禮二張

三二

五四
大暑

七六

九八

二逃

四三
六五

八七

九
唐一

三二

五四

七六

九八
二常

四三

六五

七
立秋
度九翼

三二

五四
七六

九八

二永

四三

六五

七八

九
昆一

五四

七六

九八

金
五
八
九
二
三
七

三州

減一處暑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聚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
二
三
四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視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
二
三
四

五四
氐

七六

九八

二内

四三

六五

八七

九去

二

五四

七六

九八

二晦

四三

六五

八七
房

九魯

三二

五四

七六
霜降

九八
心

二窮

四三

六五

八七

九割
尾

三二

五四

七六

九八

二止

四三

六五

八七

九
立冬

三二

五四

七六

九八

九部

成

三

五

七

九

箕

二

四

六

八

失

三

小雪

五

七

九

二

四

六

八

劇

一

三

五

斗

七

九

二

四

六

七

九

二

四

六

八

大雪

一

三

三家

難

三

五

七

九

二

四

六

八

養

三

五

七

九

揲法

三十有六而策視焉天以三分終於六成故十八策二
三之別數是為三分三分之積數是
為六成三六之相乘是為十八策

天不施地不成因
而倍之地則虛三以扝天故著之數三十有六而揲用
三十三別一以挂於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數之
并餘於扝再扝之後而三數其餘七為一八為二九為
三八扝而四位成雄之說曰一扝之後而數其餘夫一

挂一扐之多不過乎六既六而其餘二十七者可以為九而不可以為八九况夫不至於六哉太玄雄作其揲法宜不謬意者傳之失也玉涯之說一扐之後而三三數之三七之餘而一一數之及八以為二及九以為三不及八不及九從三三之數而以三七為一是苟以牽合乎一扐之言而不知夫八者須挂一扐三而後成而扐終不可以三也易之三揲也每分輒挂而列乎三指之間玄之再扐也再扐不挂而歸於初扐之指吾於其

挂而後分也見焉易分而後挂故每分輒挂挂必異處
故列乎三指之間立挂而後分故再扞不挂再扞不挂
故歸於初扞之指指者視其挂者也然則不再扞吾知
雄之不先挂也

占法

占有四曰星曰時曰數曰辭星者二十八宿與五行之
從違也如中水牛北方宿時者所筮之時與所遇之首
之從違也如是星從否則違如冬至以後筮而反遇應以
下之首則是時違否則從數者首贊奇偶

之從違也

一三五七九陽家之晝陰家之夜二四六八陽家之夜陰家之晝晝詞多休夜辭多咎太

玄因經緯以分三表南北為經東西為緯一六水在北二七火在南五土在中故一二五六七為經三八木在東四九金在西故三四八九為緯取三經以為旦筮之一表一五七是也取三緯以為夕筮之一表二四八是也取二經一緯以為日中夜中筮之一表二六九是也今夫旦筮而遇奇首日一從二從三從是謂大休遇偶首日則曰一違二違三違是謂大咎日中夜中筮而遇偶首日一從二從三違始中休終咎遇奇首日則曰一違二違三從始中咎終休夕筮而遇奇首日一從二違三違始休中終咎遇偶首日則曰一違二從三從始咎中終休

大率辭者辭之從違也

各觀其表之辭觀始中決從終

推玄算

家一置一二置二三置三部一勿增二增三三增六州
一勿增二增九三增十八方一勿增二增二十七三增
五十四四位之積算則是其首去中之策數也

求表之贊

置首去中策數

惟其所遇之首而置之如應去中四十一則置四十一

減一而九

之

如應置四十一則減一為四
十以九乘四十得三百六十

增贊

惟其所求之贊而增之一則增一二

則增

半之則得贊去冬至日數矣

如應首九之得三百六十若求應一贊則

增一為三百六十一半得百八十有半
則是應之一去冬至百八十日有半也

偶為所得日之

夜奇為所明日之晝

此非一首之間一為奇而二為偶者也半之而奇謂之奇半之而偶

謂之偶若不增一為百八十日則是法首日之夜增一則奇乃是明日應首之晝

九之者為贊

也一首贊減一者為增贊也

容有不盡求其九贊故減而後增

半之者為

日也

二贊為一日

求星從牽牛始除算盡則是其日也

如應

去冬至百八十日有半以二十八宿之度自牛以下除之盡百八十算有半即是應之一日在井二十九度半

也除算盡則是其日也者星之度日之日也

日一日而

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

日行與斗建異日自北而西而南而南而東而復於北

斗自北而東東而南而西而復於北

立日書斗書

如求星之法逆而求之可也

而月

不書

歷法

十九歲為一章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三會
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三統九會二百四
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一章閏分盡一會
月蝕盡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自子至辰自辰至申
自申至子是為三元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
沒此雄之自述云爾夫盡者生於不齊者也不齊之積

而至於齊是以有盡也斗與天而東日違天而西終日而成度盡度而成暮故不齊者非出於斗與日出於月也日舒而月速於是有晦朔弦望進退之不齊惟其不齊故要之於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而後四者皆盡又從而三之萬有三千八百五十一歲冬至朔旦復得甲子而十二辰盡也此五盡者歷之所以有法也今立告曰立日書斗書而月不書夫七百三十一贊二贊而為一日固其勢不得書月也苟月而不書則夫歷法之可見

於立者止於一暮而此五盡者雄之所強存而已是故
列其一暮之法於前而存其五盡之數於後蓋不詳云

嘉祐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五百四十八

集部

嘉祐集卷八

宋 蘇洵 撰

洪範論

洪範論叙

洪範其不可行歟何說者之多而行者之寡也曰諸儒使然也譬諸律令其始作者非不欲人之難犯而易避矣及吏胥舞之則千機百竅吁可畏也夫洪範亦猶是耳吾病其然因作三論大抵斥末而歸本援經而擊傳

剗磨瑕垢以見聖秘復列二圖一以指其謬一以形吾
意噫人吾知乎不吾知其謂吾求異夫先儒而以為新
奇也

洪範論上

洪範之原出於天而畀之禹禹傳之箕子箕子死後世
有孔安國為之注劉向父子為之傳孔穎達為之疏是
一聖五賢之心未始不欲人君審其法從其道矣禹與
箕子之言經也幽微宏深不可以俄而曉者經之常也

然而所審當得其統所從當得其端是故宜責孔劉輩
今求之於其所謂注與傳與疏者而不獲故明其統舉
其端而欲人君審從之易也夫致至治總乎大法樹大
法本乎五行理五行資乎五事正五事賴乎皇極五行
含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御五行者也皇極裁節五事者
也儻終於身驗於氣則終始常道之次靡有不順焉然
則含羅者其統也裁節者其端也執其端而御其統古
之聖人正如是耳今天皇極之建也貌必恭恭作肅言

必從從作又視必明明作哲聽必聰聰作謀思必睿睿作聖如此則五行得其性雨暘燠寒風皆時而五福應矣若夫皇極之不建也貌不恭厥咎狂言不從厥咎僭視不明厥咎豫聽不聰厥咎急思不睿厥咎蒙如此則五行失其性雨暘燠寒風皆常而六極應矣噫曰得曰時曰福人君孰不欲趨之曰失曰常曰極人君孰不欲逃之然而罕能者諸儒之過也夫禹之疇分之則幾五十矣諸儒不求所謂統與端者顧為之傳則嚮之五十

又將百焉人之心一固不能兼百難之而不行也欲行之莫若歸之易百歸之五十五十歸之九九歸之三三五行也五事也皇極也而又以皇極裁節五事五事得而五行從是三卒歸之一也然則所守不亦約而易乎所守約而易則人君孰欲棄得取失棄時取常棄福取極哉以一治三以三治九以九治五十以五十治百天意也禹意也箕子意也

洪範論中

并圖

或曰古人言洪範莫深於歆向之傳吾嘗學而得之矣
今觀子之論子其未之學耶何遽反之也子之論曰皇
極裁節五事其建不建為五事之得失傳則擬五事而
言之其咎其罰其極與五事比非所以裁節五事也子
又曰皇極建則五福應皇極不建則六極應傳則條福
極而配之貌與言與視與聽與思與皇極又非皇極兼
獲福極也然則劉之傳子之論孰得乎曰爾以箕子之
知洪範與歆向之知孰愈必曰箕子之知愈也則吾從

之彼歆向拂箕子意矣吾復何取哉雖然彼豈不知求
從箕子乎求之過深而惑之愈甚矣歆向之惑始於福
極分應五事遂強為之說故其失寔廣而有五焉今其
傳以極之惡福之攸好德歸諸貌極之憂福之康寧歸
諸言極之疾福之壽歸諸視極之貧福之富歸諸聽極
之凶短折福之考終命歸諸思所謂福止此而已所謂
極則未盡其弱焉遂曲引皇極以足之皇極非五事匹
其不建之咎止一極之弱哉其失一也且逆而極順而

福傳之例也至皇之不極則其極既弱矣吾不識皇之極則天將以何福應之哉若曰五福皆應則皇之不極惡憂疾貧凶短折曷不偕應哉此乃自廢其例其失二也箕子謂咎曰狂僭豫急蒙而已罰曰雨暘燠寒風而已今傳又增咎以眊增罰以陰此其擅聖人之言以就固謬况眊與蒙無異而陰可兼之而別名之得乎其失三也經之首五行而次五事者徒以五行天而五事人不可以先天耳然五行之逆順必視五事之得失使

吾為傳必以五事先五行借如傳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則木不曲直厥罰常雨其餘亦如之察劉之心非不欲爾蓋五行盡於思無以周皇極苟如庶驗增之則雖蠢亦怪駭矣故離五行五事而為解以蔽其豐其失四也傳之於木其說以為貌矣及火土金水則思言視聽殊不及焉自相駁亂其失五也夫九疇之於五行可以條而入者惟二箕子陳之蓋有深旨矣五事一也庶驗二也驗之肅又哲謀聖一出於五事事之貌言視

聽思一出於五行此理之自然可不條而入之乎其他
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其大歸雖無越於五行五事
非可條而入之者也條而入之非理之自然故其傳必
鉤牽扳援文致而強附之然後可以僅知此福此極之
所以應此事者立言如此其亦勞矣且傳於福極既爾
則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亦當爾而今又不爾何也經
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此言
皇極建而五福備使經云皇極之不建則必以六極易

五福矣焉在其條而入之乎且皇極九疇之尤貴者故
聖人位之於中以貫上下譬若庶驗然曰雨曰暘曰燠
曰寒曰風曰時時於雨暘燠寒風各冠其上耳又可列
之以為一驗乎若是則劉之傳惑且強明矣噫傳之法
二劉唱之班固志之後之史志五行者孰不師而效之
世之讀者又孰不從而然之是以膠為一論莫有考正
吾得無言哉

一圖指傳之謬

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
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

木不曲直

貌之不恭
是謂不肅

厥咎狂

厥罰
常雨

厥極惡說曰順
之其福攸好德

棄法律逐功臣殺
太子以妾為妻

火不炎上

言之不從
是謂不义

厥咎僭

厥罰
常暘

厥極惡說曰順
之其福康寧

治宮室飾臺榭內淫
亂犯親戚侮父兄

稼穡不成

視之不明
是謂不昭

厥咎豫

厥罰
常燠

厥極惡說曰
順之其福壽

好戰功輕百姓
飾城郭侵邊境

金不從革

聽之不聰
是謂不謀

厥咎急

厥罰常寒

厥極貧
說曰
順之其福富

簡宗廟不禱祠
廢祭祀逆天時

水不潤下

思之不睿
是謂不聖

厥咎蒙

厥罰常風

厥極凶
挫折說曰
順之其福壽終命

皇之不極

厥咎眊

厥罰常陰

厥極弱

一圖形今之意

貌恭肅

木曲直

時雨

皇極言從乂

金從革

時暘

視明哲

火炎上

時燠五福

之建聽聰謀

水潤下

時寒

思睿聖

土稼穡

時風

貌不恭狂

木不曲直

常雨

皇極言不從僭

金不從革

常暘

視不明豫

火不炎上

常燠六極

不建

聽不聰急

水不潤下

常寒

思不睿蒙

土不稼穡

常風

洪範論下

吾既剔去傳疵以粹經猶有秘處而先儒不白其意或
解失其旨者非一今辨正以中之經曰鯀陞洪水汨陳
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夫五行一疇耳一汨
而九不畀蓋五行綱九疇綱壞而目廢也然則五行之
汨非五事之失乎五事之失非皇極之不建乎蓋箕子
微見其統與端矣經之次第五行也以生數至於五事
也求之五行則相尅何也從五常斯與相尅合矣先民

之論五行也水性智而事聽火性禮而事視木性仁而
事貌金性義而事言土性信而事思及其論五常也以
為德莫大於仁仁或失於弱故以義斷之義或失於剛
故以禮節之禮或失於拘故以智通之智或失於詐故
以信正之此五常次第所以然也五事從之所以亦然
也三八政曰食曰貨曰祀曰賓曰師五者不以官名之
鄭康成以食為稷以貨為司貨賄以賓為大行人是三
百六十官箕子於九疇中區區焉錯舉其八耳孔穎達

則曰司貨賄大行人皆事主非復民政夫事雖非民亦未害為政孔之失滋甚焉吾以為不然箕子言國家之政無越是八者周公制禮酌而用之故建六官以主八政食與貨則天官祀與賓則春官師則夏官司空則冬官司徒則地官司寇則秋官此得其正矣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孔安國謂知卜筮人而立之夫知卜筮人天下不為鮮矣孜孜然以擇此為事則委瑣不亦甚乎吾意卜筮至神人所諒而從者導之善人必諒而從之蜀

莊是矣導之惡人亦諒而從之丘子明是也聖人懼後人輕其職使有如丘子明輩故曰擇建立卜筮人謂擇賢也不然司空司徒司寇其擇之又當甚於此云者彼天子之卿不若卜筮之官為後世所輕雖婦人孺子知其不可不擇故也嗚呼聖人之言枝分派別不得其源紛莫可曉譬之日月五星十二次二十八舍使昧者觀之固憤憤如也不知晷度躔次的不可紊差之渺忽寒暑乖逆吾故於洪範明其統舉其端削劉之惑繩孔之

失使經意炳然如從璣衡中窺天文矣

洪範論後叙

吾論洪範以五福六極系皇極之建與不建而且不與二劉之增眊與陰或者猶以劉向夏侯勝之說為惑劉向之言皇極之建總為五福皇極之不建不能主五事下與五事齒而均獲一極猶平王之詩降而為國風夏侯勝之言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將有謀上者已而果然以劉向之說則皇極之不建不可系以六極以夏侯勝

之說則眊與陰不可廢是皆不然夫福極之於五事非若庶驗也陰陽而推之律歷而求之人事而揆之庶驗之通於五事可指而言也且聖人之所可知也今指人而謂之曰爾為某事明日必有某福爾為某事明日必有某極是巫覡卜相之事也而聖人何由知之故吾以為皇極之建五事皆得而五福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福也皇極不建五事皆失而六極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極也五事之間得與失參焉則亦不曰必某福

必某極應也亦曰福與極參焉耳今劉以為皇極建而為五事主故加之五福及其不建也不加之以六極而以平王之詩為說其意以為不建則不能為五事主故不加之六極以為貶也今有人有九命之爵及有罪而曰削其爵使至一命以貶之曰貶可也此猶平王之詩降而為國風曰降可也若夫有罪人當具五刑而曰是人也罪大不當加之以五刑姑以墨辟論以重其責是得為重其責耶今欲重不建之罪不曰六極皆應而曰

獨弱之極應乃引平王之詩以為說平王之詩固不然也且彼聖人者豈以天下之福與極止於五與六而已哉蓋亦舉其大概耳夫天地之間非人力所為而可以為驗者多矣聖人取其尤大而可以有所兼者五而使其餘者可以遂見焉今也力分其一端以為二而必曰陰為陰雨為雨且經之庶驗有曰暘矣而豈獨遺陰哉蓋陰之極盛於雨而聖人舉其極者言也吾觀二劉之傳金不從草與傳常雨也乃言雷電雨雪皆在而獨於

此別雨與陰何也然則夏侯勝之言何以必應曰事固有幸而中者公孫臣以漢為土德而黃龍當見黃龍則見矣而漢乃火德也可以一黃龍而必謂漢為土德耶必不可也其所謂眊者蒙矣胡復多言哉

嘉祐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五百四十九

集部

嘉祐集卷九

宋 蘇洵 撰

史論序

史之難其人久矣魏晉宋齊梁隋間觀其文則亦固當然也所可怪者唐三百年文章非三代兩漢無敵史之才宜有如丘明遷固輩而卒無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肩巢子之書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俳狀使之紀事當復甚乎其嘗所譏誚者唯子餽例為差愈呼其難而

然哉夫知其難故思之深思之深思故有得因作史論三篇

史論上

史何為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

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體二故曰史焉
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詞以章之道以通之
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
史以事詞勝經不得史無以証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
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
沿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
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為聖人之私言故
因赴告策書以修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

後世以為己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為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畧詞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詳詞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吾故曰史以事詞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所貶弗聞其惡實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使後人不通經而專史則稱讚不知所法懲勸不知所沮吾故曰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偽赴而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衆皆適於教而已吾故曰經

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美惡得失
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能事為
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
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
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
施其平繩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吾
故曰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
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布遷固實錄可也慎無若王

通陸長源輩囂囂然冗且僭則善矣

史論中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章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繆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載焉見

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辨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諱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章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

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者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鄆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

子於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
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
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
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檣李書哀十三年於
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
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
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
乎絕與棄則其賤夷狄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

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邪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邪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為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偽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

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
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歸於
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
亦微而切乎噫隱而章則後人樂得為善之利直而寬
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樂之
為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為患用力寡而成
功博其能為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史論下

或問子之論史鈎抉仲尼遷固潛法隱義善矣仲尼則非吾所可評吾惟意遷固非聖人其能如仲尼無一指之失乎曰遷喜雜說不顧道所可否固貴諛偽賤死義大者此既陳議矣又欲寸量銖稱以摘其失則煩不可舉今姑告爾其尤大彰明者焉遷之辭醇健簡直足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汨亂其體五帝三代紀多尚書之文齊魯晉楚宋衛陳鄭吳越世家多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多論語

之文夫尚書左傳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夫繡繪錦縠衣服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以為服則綈繒之不若遷之書無乃類是乎其自敘曰談為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無異稱也先儒反謂固沒彪之名不若遷讓美於談吾不知遷於紀於表於書於世家於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此遷之失也固贊漢自創業至麟趾之間襲蹈遷論以足其書者過半且褒賢貶不肖誠

已意也盡已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彼既言
矣申言之何益及其傳遷揚雄皆取其自叙屑屑然曲
記其世系固於他載豈若是之備哉彼遷雄自敘可也
已因之非也此固之失也或曰遷固之失既爾遷固之
後為史者多矣范曄陳壽實巨擘焉然亦有失乎曰烏
免哉曄之史之傳若酷吏宦者列女獨行多失其人間
尤甚者董宣以忠毅曄之酷吏鄭衆呂強以廉明直諒
曄之宦者蔡瑛以忍耻妻胡曄之列女李善王忱以深

仁厚義槩之獨行與夫前書張湯不載於酷吏史記姚
杜仇趙之徒不載於游俠遠矣又其是非頗與聖人異
論竇武何進則戒以宋襄之違天論西域則惜張騫班
勇之遺佛書是欲相將苟免以為順天乎中國叛聖人
以奉戎神乎此曄之失也壽之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
蜀夫三國鼎立稱帝魏之不能有吳蜀猶吳蜀之不能
有魏也壽獨以帝當魏而以臣視吳蜀吳蜀於魏何有
而然哉此壽之失也噫固譏遷失而固亦未為得曄譏

固失而瞋益甚至壽復爾史之才誠難矣後之史宜以是為監無徒譏之也

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嬖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

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
況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
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
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
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
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
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
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而必乎術也

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
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
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
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
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
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
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啟張卿而劉澤封朱
建以富貴餌閼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

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
息范雎以無王耻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
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
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崩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
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
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
誘之主雖急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
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

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如唐魏
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
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
為遊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
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諫論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
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

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
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
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
選與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
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
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
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
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

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

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
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
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
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
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
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
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
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

無矣苟增其所有有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制敵

兵何難曰難乎制敵曷難乎制敵曰古者六師之中士不能皆銳馬不能皆良器械不能皆利故其兵必有上中下輩力扼虎射命中捕敵敢前攻壘敢先乘上兵也習行陣曉擊刺進而進退而退中兵也奔則蹶負則喘迎刃而殪望敵而走下兵也凡上兵一支中兵十中兵

十支下兵百此非獨吾有敵亦不無也為將者不以計
用之而曰敵以上兵來吾無上兵乎以中兵來吾無中
兵乎以下兵來吾無下兵乎然則勝負何時而決也夫
勝負久而不決不能無老師費財吾故曰難乎制敵也
若其善兵者則不然堂然而陣填然而鼓視敵之兵有
挺刃大呼而爭奮者此其上兵也以吾下兵委之吾進
亦進吾退亦退者此其中兵也以吾上兵乘之滿鏃而
向之其色動介馬而馳之其轍亂者此其下兵也以吾

中兵襲之夫如此敵之上兵樂吾下兵之易攻也必盡
銳不顧而擊之吾得以上兵臨其中中兵臨其下此皆
以一克十以十克百之兵也馬往而不勝哉是則敵三
克吾一而吾三克敵二況其上兵雖勝而中兵下兵即
既為吾克其勢不能獨完亦終為吾所并耳噫一失而
三得與三失而一得為將者宜何取耶昔田忌與齊諸
公子逐射孫臏見其馬有上中下因教之曰以君下馬
與彼上馬取君上馬與彼中馬取君中馬與彼下馬忌

從之一不勝而再勝卒獲千金夫牘之說乃吾向之說也徒施之射是以知其能獲千金而止耳苟取而施之兵雖穰苴吳起何以易此哉

嚳妃論

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原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為商始祖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為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竒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

其享天之祿以能久有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為天地必將構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原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原為姪佚，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鳧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維姜原生民。

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
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
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鳧鳥降為祀郊禩之候履帝武為
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
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
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
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粢至周而發之
化為黿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原而踐跡

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契也或
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菑無害或者姜原疑
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
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
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
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管仲論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强諸侯不

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
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
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
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
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
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
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顧其使桓
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

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為人矣乎桓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桓公之手足邪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

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邪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

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
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
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
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
信也吾觀史鯀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
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
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
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

以死哉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

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经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繞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

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
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
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
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
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
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
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邪夫齊國之
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

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辨姦論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

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
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
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
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
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
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行之為人容貌言
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忤不求與物浮沉使晉
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行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

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
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
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
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
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
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
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

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豈乃易牙
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
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
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
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
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
名悲夫

三子知聖人汙論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知足以知聖人汙吾為之說曰
汙下也宰我子貢有若三子者其智不足以及聖人高
深幽絕之境而徒得其下者焉耳宰我曰以予觀於夫
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
之能違也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
有夫子之盛也是知夫子之大矣而未知夫子之所以
大也宜乎謂其知足以知聖人汙而已也聖人之道一
也大者見其大小者見其小高者見其高下者見其下

而聖人不知也苟有形乎吾前者吾以為無不見也而離婁子必將有見吾之所不見焉是非物罪也太山之高百里有却走而不見者矣有見而不至其趾者矣有至其趾而不至其上者矣而泰山未始有變也有高而已耳有大而已耳見之不逃不見不求見至之不拒不至不求至而三子者至其趾也顏淵從夫子遊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宰我子貢有若從夫子遊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夫子之道一也而顏淵得之

以為顏淵宰我子貢有若得之以為宰我子貢有若夫子不知也夫子之道有高而又有下猶太山之有趾也高則難知下則易從難知故夫子之道尊易從故夫子之道行非夫子下之而求行也道固在下者也太山非能有趾而不能無趾也子貢謂夫子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夫子不悅夫有其大而後能安其大有其小焉則亦不狹乎其小夫子有其大而子貢有其小然則無惑乎子貢之不能安夫

夫子之大也

利者義之和論

義者所以宜天下而亦所以拂天下之心苟宜也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求宜乎小人邪求宜乎君子邪求宜乎君子也吾未見其不以至正而能也抗至正而行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然則義者聖人戕天下之器也伯夷叔齊殉大義以餓於首陽之山天下之人安視其死而不悲也天下而果好義也伯夷叔齊其不以餓死矣

雖然非義之罪也徒義之罪也武王以天命誅獨夫紂
揭大義而行夫何卹天下之人而其發粟散財何如此
之汲汲也意者雖武王亦不能以徒義加天下也乾文
言曰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嗚呼盡之矣君
子之恥言利亦恥言夫徒利而已聖人聚天下之剛以
為義其支派分裂而四出者為直為斷為勇為怒於五
行為金於五聲為商凡天下之言剛者皆義屬也是其
為道決裂慘殺而難行者也雖然無之則天下將流蕩

忘反而無以節制之也故君子欲行之必即於利即於利則其為力也易戾於利則其為力也艱利在則義存利亡則義喪故君子樂以趨徒義而小人悅懌以奔利義必也天下無小人而後吾之徒義始行矣嗚呼難哉聖人滅人國殺人父刑人子而天下喜樂之有利義也與人以千乘之富而人不奢爵人以九命之貴而人不驕有義利也義利利義相為用而天下運諸掌矣五色必有丹而色和五味必有甘而味和義必有利而義和

文言之所云雖以論天德而易之道本因天以言人事
說易者不求之人故吾猶有言也

嘉祐集卷九

謹案卷八第一頁前八行援經而擊傳按唐宗文
醇援作褒

卷九第五頁前行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
刊本西訛山據三蘇文粹改

第九頁前八行由是知不必乎諷而必乎術也按
三蘇文粹諷下有諫字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臣徐彩

謄錄監生臣蔣傳馨